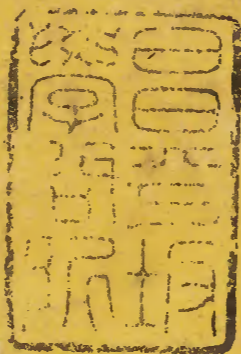


真西山讀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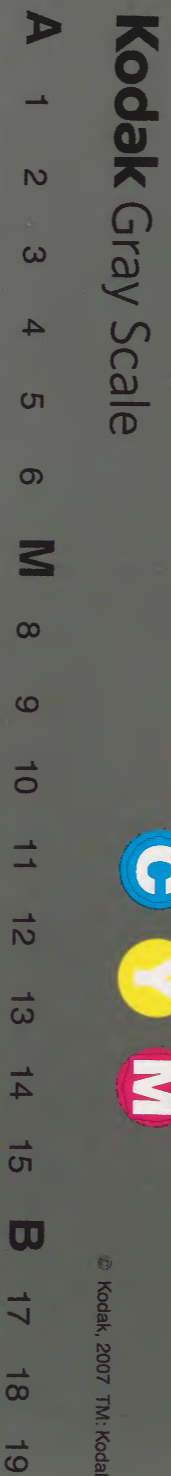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七



九	漢
四	書
三	門
三	
一	
三	
七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九	漢
四	書
三	
〇	
三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3
冊數	40 (37)
函號	299 11



真西山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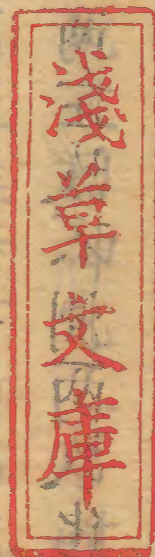
三十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三十七



陰陽非道一陰一陽之謂道
按釋子朱子之說以為陰陽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
道也道即所謂太極已詳具性命篇今不重出蓋自



一而二則為陰陽以形體言之則曰天地以性情言
之則曰乾坤自二而五則曰五行著而為象則為日
月星辰形為功用則為雷霆風雨之屬總而名之則
曰鬼神自人身言之則曰魂魄無往而非陰陽也故
今所輯一曰陰陽二曰天地三曰乾坤四曰五行五

讀書記

卷之三十一

一

言言
日日月星辰六曰雷霆風雨七曰鬼神而附以魂魄
云○立天之道章已見仁義篇無非動靜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張子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
推行乎一○又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
測爲神○問云云朱子曰橫渠說得極好一故神橫
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乎事物
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伯千
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
西註云推行於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

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如此亦是推
行於此一耳此說極精須當細玩又曰神化二字雖
程子說亦不甚分明惟橫渠推出來推行有漸爲化
合一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言
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
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
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直卿云一故
神道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兩故化猶動極而靜靜極
而復動又曰陽化而爲陰只恁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
化陰變而爲陽其勢浸長便覺有形迹著見故謂之
變

禮月令孟春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正義曰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易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爲始陽氣漸升陰氣漸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至五月一陰初升陰氣漸升陽氣漸伏至十月六陰盡升六陽盡伏然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是五月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陽氣五月之時爲陰從下起而上排陽氣第六陽氣上極反退至十月

之時六陽盡退皆伏於下至十月陽之一爻始動下地中至十二月陽漸升而微未能生物正月三陽既上成爲乾卦乾體在下三陰爲坤坤體在上乾爲天坤爲地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在天上故云地氣上騰是陽氣五月初降至正月爲天體而在坤下也十一月一陽初生而上排陰陰之上六漸退反歸於下至四月陰爻伏盡六陽在上五月一陰生六月二陰生陰氣尚微成物未具七月三陰生而成坤體坤體在下三陽爲陽而體在上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爲泰泰通也天地交通七月爲否否塞

也言天地隔塞所以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
以十月之時純陰用事地氣凝凍寒氣逼物地氣又
在下故曰地氣下降於時六陽從上退盡無復用事
天體在上不近於物似若陽歸於天故云天氣上騰
其實十月天氣反歸地下若審察於此無可疑者矣
○愚按正義大槩得之然陰氣漸下等語則未然程
子屈伸往來之論盡之見後章
仲春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
不可以內鄭氏曰時可宜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
鄭氏曰時可宜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萌

仲夏之月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分
鄭氏曰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
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中晏安也
仲秋是月也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孟冬是月也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
閉塞而成冬
正義曰若以易卦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騰
三陰在下則地氣下降於十月云云者易含萬象言

非一而無定體若以氣象言之則十月
 為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
 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
 在上陽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
 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地氣下降各取其義不相妨
 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鄭氏曰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芽也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
 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朱子感興詩曰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開九

山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
 大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閑關息商
 新旅絕彼柔道牽
 楚辭天問篇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朱子曰明暗即謂晝夜之分也時是也穀梁子曰獨
 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此問蓋
 曰明必有明之者闇必有闇之者是何物之所為乎
 陰也陽也天也三者之合何者為本何者為化乎余
 答之曰天地之化陰陽而已一動一靜一晦一明一
 往一來一寒一暑皆陰陽之所為而非有為之者也

言言言
然穀梁言天而不以地對則所謂天者理而已矣成
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爲陰
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爲之化焉周子曰無
極而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正謂此也
然所謂太極亦曰理而已矣

董子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
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
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
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

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成歲功陽以成歲爲名
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
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
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

按仲舒此論欲以止武帝好殺之心可謂善矣然謂
陰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地則未然也夫元亨
利貞四德之循環春夏秋冬四時之更代造化生生
之意未嘗不流行其間冬雖主藏然一歲發育之功
實胚胎乎此收斂於冬固所以爲春生之地也特閉
風藏無迹人不得而見耳謂之空虛不用則非也

周子曰無極而大極
全文及陽生萬物成萬物章已見前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朱子曰有形則滯於一隅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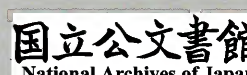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
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承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四時即五行也反上文而言自五而萬也
混合也自五而一動而靜陽而陰也
萬靜而動陰而陽也
地之造化無窮矣



言書言
物也天之收歛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卽
神也○問自五而一自五而萬之說則是太極常在
貞上恐未穩先生然之○混言太極闢言爲陰陽五
行以後故未句曰其無窮兮言旣闢之後爲陰陽五
行爲萬物無窮盡也

易坤卦程子傳曰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乾之用陽之
爲也坤之用陰之爲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
陰陽之功

初六履霜堅冰至傳曰陰始生于下至微也聖人於陰
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爲之戒陰之始凝而爲霜履霜則

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
長則至於盛也

上六龍戰于野傳曰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文
言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傳曰陽
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旣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
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陰恐疑無陽故稱龍見其與陽也

問坤卦純陰不爲無陽之說如何朱子曰雖是十月
爲坤十一月爲復然自小雪後其下一晝便有三十
分之一分陽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兩然十月謂
之陽月蓋嫌於無陽也自姤至坤亦然又曰陽無驟

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足成一晝不是前日都無今日一旦便都復子大抵剝盡處便生莊子曰造化密移疇克知故列子亦謂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一氣不頓進大一形不頓虧陰陽之浸消浸盛人身之自少至老亦莫不然

屯傳曰陰陽不交則爲否始交而未暢則爲屯而年文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傳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畜固而成雨陽唱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

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
泰傳曰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爲通泰又小往大來吉亨傳曰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於外來來居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天下之泰也否傳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絕不相交通所以爲否

臨至於八月有凶傳曰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
聖人豫爲之戒曰陽雖方盛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
有凶也大率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
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長久若既衰而後戒亦無及矣
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
建子至建未也二陰生而陽消矣故彖曰消不夙也在
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
則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爲之戒
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無凶也
剝傳曰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

陰消剝於陽故爲剝也又彖傳曰剝謂剝落也柔變剛
也柔長而剛剝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
消至於建成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陽剛也陰小人之
道方長盛而剝消於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
上九碩果不食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尙
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
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
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
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日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
以氣消長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

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
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復傳曰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物無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
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爲卦一
陽生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旣極冬至
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爲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
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爲反善之義
又出入无疾明來无咎傳曰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
摧折春陽之發爲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

出入無疾謂微陽生長無害之者也旣無害之而其類
漸進則將亨盛故无咎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
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
無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
象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旣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
必待其朋類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傳曰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
消至七日而來復始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
日謂七更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傳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

心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象傳曰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傳曰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象陽而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爲夬也夬者剛決之象象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傳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矣

是女之將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相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傳曰一陰始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

初六繫於金柅至羸豕孚蹢躅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

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爲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况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二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於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無能爲矣○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傳曰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於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

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

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縮未嘗少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虧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固欲齊之可乎

一本云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但如二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旣行齒都不齊旣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疆要齊物然而終不齊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

無體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其動也直直不專一

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翕不翕聚

則不能發散

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

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五德之論有理天地間無一物無此五者一日有一日

之陰陽一歲有一歲之陰陽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

往來之義只於鼻息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

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

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

此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

又一本云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

地間如洪爐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

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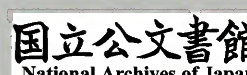
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

也月出則潮水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

之始終開闔便是易一開一闔謂之變○問自十一

月至正月方三陽是陽氣自地下而升否朱子曰然只是陽氣既升之後相將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所謂消息是理其來無窮又曰天地間只是一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氣之一周把來折做兩截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折做兩截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底那第一位極了無去處上面即是漸次消去上面消去些箇時下面便生些箇那便是陰只是箇噓吸噓是陽吸是陰

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
 傾全文云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云云
 故常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
 萬物莫盛乎艮此理儘神妙須研窮乃知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去參錯然
 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又曰早梅冬至以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
 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
 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萬是箇
 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栢亦不是不彫



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卻有
 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是恠也○程子
 一日遊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是踏處便濕舉
 起曰便是天地升降道理又一日見火邊然湯鼎曰
 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早梅松栢石壇湯鼎皆固
 物理而推陰陽故併記於此
 邵子曰陽無十故無後陰無一故無首陽者道之用陰
 者道之體陽用陰陰用陽以陽為用則尊陰以陰為用
 則尊陽

張氏曰道體常盡變陽動而變故為道之用陰靜而

常故為道之體陽動陰靜陽尊陰卑至於隨時變通
 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迭相為用故陽用陰陰用陽
 以陽為用則尊陰以陰為用則尊陽也陽盡陰純坤
 無為主矣陰盡陽純乾為主矣

陰幾於道故以況道也
 既曰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矣又曰陰幾於道故
 以況道何也太極包乎陰陽未動之初至靜而虛當
 以陰名靜為體而動為用體近本而用近末故陰幾
 於道也且太極在一年則純坤用事一陽將復之時
 在聖人之心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之際自始終而

言則退藏於密者乃萬動之終寂然不動者為萬動之始正如六陰方純一陽已復一靜一動間不容髮冬雖收藏之終實是施生之始有體則用隨之也易日元亨利貞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元而亨利必歸於貞貞然後返於元未發而中發乃能和和然後不喪其中

無極之前陰否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

張氏曰無極之前陰否陽也坤則主之其冬至之時則乎靜極而動動而生陽自復至乾動極而靜在天正中陰又生焉有象之後陽分陰也乾則主之其夏至

之時乎動極而靜靜而生陰自姤至坤靜極而動始

在地正中陽又生焉○此章當考

陰事太半陽一而陰二也

問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陽不能獨立必待陰而後立故陽以陰而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

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為陰二者一而已矣

朱子亦曰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



陽退了又別有一箇陰生又曰陰陽做一箇看亦得
 本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出焉做
 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又曰陰陽論推行底只是一
 自箇對峙底則是兩箇如日月之類皆是兩箇推行底
 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對峙底如分陰分陽兩儀立
 焉。一作流行對峙亦通

陽主闢而出陰主翕而入
 陰對陽為二然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主
 於陽則歸之於一也

張氏曰陽對陰為二如君之有臣夫之有婦名雖並

百立勢不相完所以乾九坤六陽能兼陰陰不能兼陽
 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
 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消長之理也

張氏曰天地之運自子至卯為陰中之陽自卯至子
 為陽中之陽自午至酉為陽中之陰自酉至子為陰
 中之陰陰中之陽君子之道已長而小人猶盛亂而
 將治也陽中之陰小人之道已長而君子猶盛治而
 將亂也陽中之陽極治之運也陰中之陰極亂之運
 也先天圖自泰歷盡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即南
 大北之運數也

夫四象若錯綜而用之日月天之陰陽水火地之陰陽
星辰天之剛柔土石地之剛柔

張氏曰天有四象地有四象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
日為陽中陽月為陽中陰星為陰中陽辰為陰中陰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故水為柔中柔火為柔中剛土
為剛中柔石為剛中剛此本象也若錯綜而用之則
陽天亦有柔剛地亦有陰陽日為陽月為陰星為剛辰
為柔天有地也水為陰火為陽土為柔石為剛地有
天也
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

張氏曰水受火則溫火受水有滅而已不能從陰也
所以泰則小人皆為泰否則君子有死而已不能從
小人而為否也火溫水益之也水滅火害之也故泰
則為君子養小人否則小人傷君子
問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
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惟以
盛衰乎其間也
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陽陰相半則各
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
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

亂世則反是
 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為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偏而陰無所不偏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偏而常居者為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

張氏曰陽以神為性陰以氣為性神者靈也氣者質也故陽有知見而陰無知見是以月無光假日以為光魄無識資魂以為識所謂陽性有而陰性無者非無也可以謂之無也陽以氣為體陰以形為體氣者虛也形者實也自用而言實有不偏虛無不周實有

消亡虛無去住若自體言則氣先盡而形常餘氣內聚而形外包所以光燄冷而灰炭存華葉乾而根莖在故曰陽體虛而陰體實也
 冬至之後為呼夏至之後為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
 張氏曰冬至之後陽長陰消舒萬物以出故為呼夏至之後陰長陽消歛萬物以入故為吸若自日言則子以後為呼午以後為吸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於中間不容髮後之時也○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

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絀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通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問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朱子曰此張子

所謂空虛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爾如望氣者凡氣之灾祥皆能見之如龍成五色之類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游氣紛擾當橫看陰陽兩端當直看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某嘗言正如麩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

撒出人物其中有麓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問橫渠云云此是言一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之時爲復亘古今如此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問升降者是陰陽之兩端飛揚者是游氣之紛擾否曰此只是說陰陽之兩端下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此且說陰陽兩端到得其感通結聚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以下却正是說游氣紛擾○問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兩句欲云虛實動靜乘此氣以爲機陰陽剛柔資此氣以爲始可否曰此兩句只一般實與動便是陽虛與

靜便是陰但虛實動靜是言其用陰陽剛柔是言其體而已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只是說如箇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上文說升降飛揚未嘗止息便會這虛實動靜兩句在裏面了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爲之非兩般也○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否曰然因引禮記中天地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予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問陰陽游氣之辨曰游氣是生

物底陰陽譬如扇子扇出風便是游氣○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譬如樹木其根本猶大義散而生花結實一向發生去是人物之萬殊○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問游氣陰陽曰游是散殊比如一箇水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滾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滾轉中間帶得水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

天一氣只管運轉不知不覺生出一箇人不知不覺又生出一箇物即它這箇幹轉便是生物時節○游氣陰陽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又復有游氣邪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而成之也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袞袞將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
朱子曰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

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皆是又曰無一物不

有陰陽乾坤至於至微至細草木鳥獸皆然又曰古
不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
木仰觀俯察而已想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
盡察得有陰陽令人心粗如何察得因言鯉魚上有
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又龜皆上
文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各有四段者八卦也周
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
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
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
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嘿皆是陰

陽之理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本義曰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
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
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
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長之
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
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符經之說善矣

天地間不陡頓恁地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
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其已定者屬陰凡說兩端處皆有

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
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歛藏爲事作長爲生歛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瞭然而彼楊子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未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雜乎此而論之爾

此因建安袁氏樞圖論發此其第一書云來論謂東南以一陰巳生而爲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巳生而爲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謂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爲陰而反以始生之微者爲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始而淫於東陽不生於正北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云云巽以三畫言之雖爲一陰之生而其所以位之東南者初非有取乎其義至於乾又三陽之全體而初元一陽巳生之義可得

而取也凡此崎嶇反側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爲仁陰柔爲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爲仁肅殺爲義其理甚順肅殺雖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陰柔也○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巳始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

未建子爲止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爲邦乃以夏時爲止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又曰來論謂坤之上六其位在亥陽氣已生乾之上九其位在巳陰氣已生以剝上九碩果不食十月爲陽月之義推之則剝卦上九之陽方盡而變爲純坤之時坤卦下又巳有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之內一晝之中方長得一三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晝而爲復方天是一陽之生耳夫之一陰爲乾爲姤義亦同此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便以此爲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而所占不廣卦內六分之五方

生者甚微而所古未及卦內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為實不越乎一陰一陽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闢升降浮沉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為說者亦若是焉爾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其形容則常以陽為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闇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闇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非獨於易為然凡聖賢之言雜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為嘆蓋專以是為君子之德也

右論陰陽

天地之形體

易天行健

正義曰行者運動之稱健者強壯之名乾是象健之

訓萬物壯健皆有衰怠惟天運動日過一度未嘗休
息故云云也○問云云朱子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因
舉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
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
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
息一息之間天行七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三萬
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
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知得地在中間○又曰尚
書璣衡疏載三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今按其說云
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圖如彈丸

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大半覆地
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二百八十二度半強
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
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
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
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
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
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
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
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又論語北辰

居其所而象星拱之或問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大
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
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
處則在大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
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
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
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
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
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而
聖人所以取譬者亦可見矣○南北極天之樞紐只

有此處不動如磨心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
臍帶也

楚詞天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圜與圓同度待浴反○圜謂天形之圓也則法也九
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幹一作筥說文曰轂端沓則是車轂之內以金爲完
而受軸者也維繫物之縻也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
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蓋凡物之運者其轂必
有所繫然後軸有所加故問此天之幹維繫於何所

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
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
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
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故
復又問八柱何所當值東南何獨虧闕乎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九天卽所謂圜則九重者際邊也放至也屬附也隅
能也。右三章六問今答之曰或問乎邵子曰天何
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
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詳

味此言屈子之問昭然若發矇矣但天之形圓如彈
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
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
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
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
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
者但以其東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
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
氣與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
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

剛而無復有涯矣豈有營度而造作之者先以幹維
繫於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定
位哉且曰其氣無涯則其邊際放屬隅隈多少固無
得而言者亦不待辨說而可知其妄矣東南之虧乃
專以地形言之初無預乎天也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厠

沓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
乎厠列也言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厠列也○上章
所問天何所屬并地而言此所問乃為天地相接之
處何所沓也今答之曰天周地外其說已見上矣非

沓乎地之上也十二云者自子至亥十二辰也左傳

昭曰日月所會是謂辰註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

百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然

對此侍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
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
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於地之
二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
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
度日月五星亦隨天以繞地而惟日之行一日一周



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先焉然其懸也固非
 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
 精神光輝自然發越而又各自有次第耳列子曰天
 積氣耳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張衡靈憲
 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
 天此言皆得之矣
 程子曰地之外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天中一物耳凡
 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
 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
 全文見上註○伊川先生見康節先生伊川指食卓

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康節為
 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
 茂叔論至此○朱子曰康節此說古今曆家所未及
 輔廣云伊川謂自古言數者至康節先生方說到理
 上曰然揚子雲亦畧知之然不及康節之精
 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然地東
 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天覆地地載天
 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張氏曰古之言天有三家曰宣夜曰蓋天曰運天宣
 夜之學人謂絕無師法蓋天之學惟唐一行知其與

言言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渾天不異蓋天之法如繪像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
塑像能得其全堯之曆象日星蓋天法也舜之壻璣
天王衡渾天法也渾法密於蓋天創意者尚畧述作者
愈詳也宣夜火雖非之竊謂作者不無所見但謂述
天者失其本旨爾邠萌記曰日月象星自然浮生虛空
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虞喜曰天確乎在上有常
安之形數語皆有意義而恨不究乎終始蓋河圖之
數載九履一一起於下是爲坎水天象之始也九窮
於上是爲乾金天象之成也故坎水柔動而乾金堅
凝動脉滋生而腦精安靜虞喜謂常安之形者北極

不動之義天之頂也邠萌謂日星浮於虛空行必須
氣此則東西運轉氣卽天虛卽氣也先生曰望之如
倚蓋此兼取蓋天之說也其曰地東南下西北高者
天圓如虛毬地鉞隔其中西北之高戴乎天頂故北
極出地才三十六度愈降而及東南履乎天末故南
極入地才三十六度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其高卑可
見矣地勢本傾峻以其體大故人居其上而弗覺西
北附實東南面虛人倚北而嚮南是以天潛乎北而
顯乎南水發乎西而流於東也天包地地載天天地
相函以立於太虛之中而能終古不壞雖其理至妙

不可測度要之不過虛實相依動靜相養不即不離
非一非二故在天成象則在地成形仰天有文則俯
地有理人能窮此可以達性命之原知死生之說矣
天可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盡天可乎
胡氏曰夫天之爲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
天也

後魏寇謙之作宮欲令其高不聞雞犬之聲而後可
以上接天神崔浩信之胡氏論曰云云昔人以積氣
名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也莊周氏曰天
之蒼蒼其正色邪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聲無

臭皆舉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莫
乎地也著明森布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
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
形能不壞乎故子貢曰天不可階而升謂無形也仲
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微至著明之地則始於
撮上山則始於拳石水則始於一勺是皆可見之物
也惟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物哉及其無
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而不離於昭昭之多
昔人言天未有顯曰如仲尸者也非窮理不足以知
天非盡性不足以事天天豈遠乎哉○按楊倞注荀

子亦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

張子曰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

朱子又云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運去磨得急了撥許多查滓在裏面無出處便

結成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

在外常周環運轉地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又曰

黃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得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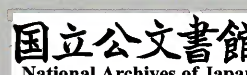
涼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

帶泛如此初與後凝問想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

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精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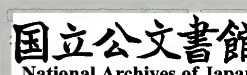
○問天有質否抑只是氣曰只是箇旋風下與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嘗說天九重分九處為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濁車閣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又曰地言其全體土乃地之形質又曰地者氣

之查滓者也所以道輕清為天重濁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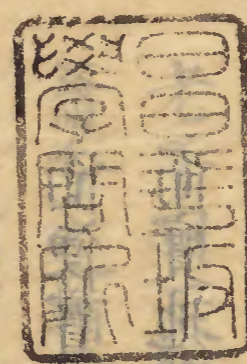


問邵子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
須有內外曰此言其全體也西漢之說要之則此言
日東升西沉又從東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
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算氣只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
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之說哉此言不與上望
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
籥今之鞞扇耳
或問本義云云如何曰此取極分曉蓋日以形言之
廣天也故曰天也

西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失以理與氣
言之則地却包着天天之氣却蓋在地之中地蓋承
受得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為陽其數奇從裏
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
而實地雖是堅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
中皆從天而虛所以說坤二而虛又問地形如肺
形質雖實而中本虛也○此言其中無所障礙
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
曰然
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鞞天便是那鼓鞞
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今曆家用律管候氣



問那子論卦言之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
項上來如天此一箇殼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
日氣至灰去是也此對辰交而計之下面亦計曰然
亦實較右言天地之形體○程子所謂以形體言謂
中皆路之天是也



乾交稱天之居而以銷州之量而為其遠者則東
廣言之限州狀曰昔天天之居於蓋五州之中則蓋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三十七終 **文政重刊**

文政重刊

